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二十八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二十八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君

漢高祖

附田儻 彭越 陳豨 吳芮

盧縮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E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之二十八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胡晉浙直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明生宜興王董

武進左 丞校正

相之四 被難

漢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

史記卷之二十一
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
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
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
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
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乃兵衛吏挾持望之獨不肯
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索持劍劍光聞之告吏勿
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
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
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
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

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
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
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
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
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
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
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掾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
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匹夫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
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
邪下少府宋崎問狀無有所言望之對以爲春秋昭

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立遂昭公鄉使魯君
察於天變宜亡此言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
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神不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
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攸大者本心私家盛者
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萬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
叅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
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女效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
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
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
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

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
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寢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
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
之雅意在本朝遠在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
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
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
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
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叅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
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
外郡不治豈是憂其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

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
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
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論上意曰所用皆更
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決故復試之於三
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
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四兵在外軍以夏發隴
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
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
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
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

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
議以爲民由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
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
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
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
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
窮父兄因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
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
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

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元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夫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二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減臯以誅

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阜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餓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賑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張敞對曰先帝聖

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惟邊竟之不
贍故金帛令甲口。邊鄙數被兵無饑寒大絕天年父
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祭之事也。聞
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
強吏民請不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奸邪橫暴
盜賊並起。攻城邑殺郡守。元滿山谷吏不能禁。明
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
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效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
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畧足。相給遂不
施。敞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

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公常惠上書願以漢外
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杜和婚內附。畔去匈奴。詔
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
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
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
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燉煌郡惠至烏孫。責以
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
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然可見。前少主在烏
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
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召於四夷。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六十五
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倍興，與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而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二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入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

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得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种、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照。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

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

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潔不聞傲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於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讐靡有後言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

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寧禮不越遂視既發相
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克塞天地光被四表匈
奴卑于向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
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
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正上外夷稽
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享之福也
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
有鳥竄鼠伏闕于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貊福
祚流於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
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



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
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
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
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
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
領尚書事宜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
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
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
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諫議勸道上以
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

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
樞機明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
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為中
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
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自欲更置士人繇
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
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
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以
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
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

綽之質有下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
至將軍誠上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
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宴而休遂行日反至
周召乃留乎若管宴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修
農圃之疇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
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
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
砥礪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
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
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

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
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
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
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
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他吏卽挾朋及待詔華
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待詔以行汗穢不進欲入
堪等堪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
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
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
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

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
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
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
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
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
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
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他罪過
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
卬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後數月
制詔御史國之將與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

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朔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劾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傳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

帝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中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似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殺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常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于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

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
恩長子及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
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漢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戶
殿門失闌免光祿勳于永弘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復
察廉爲長陵尉爲九江河內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爲
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爲
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爲人剛直嚴毅
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
動嘉上疏諫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旦及能吏蕭咸薛
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
孫寵等因中常侍永弘上書告果平王雲祝詛又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三十一
后舅伍宏謀殺上為逆雲等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傅嘉勸上因東平舉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撥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宴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惠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上不

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切諫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

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

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竊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反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竊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寃獄有餘辭奏欲傳之長

安更下公卿要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
許天子以相等見上體不平外內願望操持兩心幸
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
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
深沉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
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
封還益董賢戶部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
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
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
在三公以總方畝各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

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
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
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
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
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
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嘉坐
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
上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
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
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求信

少府猛等十八以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各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叱臣下察焉有詔假調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盃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發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至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詰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駟馬傳囚執不待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

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
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
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
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
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
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
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毆
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
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嘉為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
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
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
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

後漢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大常相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象也數三者

者法三台也先主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人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其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

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克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黷日月書誡牝雞晨鳴詩刺哲婦喪國以爲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

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
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
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嘆朝無小明之悔大東
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推王豈不
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
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
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
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
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
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

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家無他功行但以
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王封侯不稽舊制
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
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
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閭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
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
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
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
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旬日
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使者大爲阿母修

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

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滅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誼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豐暉等兇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以爲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震前後所上轉切至帝旣不平之而豐樊等皆無目憤怨俱以其

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蠲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

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行還便視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塚次勿設祭祀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言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歲餘順

帝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
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
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
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震地葬畢乃
飛去郡以狀上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
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佞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
在藩上天降威災青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
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
中牢具祠竟而有靈倘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
於其墓所

震五子長子牧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
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
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
大鳥矣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脇帝歸其營奇
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催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催催
由此孤弱帝乃得東

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
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
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
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

不受以廉潔稱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
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
木書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政災應事生天
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
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諸侯如臣之
家春秋尚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
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綬璽委女妾設有非常
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
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乘勸講
惟慙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太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

權秉稱病篤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自
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
徵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
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
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
拜不試致盜竊縱恣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
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
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選用舊章退貪殘塞
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
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

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乘條奏之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乘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恒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乘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傷發調多以入私乘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乘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頃者朝廷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廟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乘劾奏參取受罪臧累億牂牁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没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捶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繩治以謝一州又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檻車徵

參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
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
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
舉以報私惠有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
居法王公冑穢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紈素雖季
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
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
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
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
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

近乎覽宜急屏去斥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所宜宥
請免官送歸本部書奏尚書召對掾屬曰公府外
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
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
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
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
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規諫多見
納用秉性不飲酒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
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八年薨時年七
十四賜塋陪陵

子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爲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維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

甫之權割豔妻之惡久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二年拜司空以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五年拜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諫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婚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克先師之末累世

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閔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蝮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譁誼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按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

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堯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綱言却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歛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恠則修德諸侯見恠則修政卿大夫見恠則修職士庶人見恠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口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

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榮游留恩庶政無敢忌違冀
上天還威衆變一弭臣遇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
之恩豈敢愛惜至沒之年而不盡其憊懷之心哉書
上大忤曹節等蔡邕坐立對抵罪徒朔方賜以師傅
之恩故得免咎其此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司
徒帝欲造畢圭靈珉苑賜復上疏諫書奏帝欲止以
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
人以為小齊宣五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
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
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

錯鉤佩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
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師
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繼負歸之
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
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
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
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
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
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閭錄故事得賜所上
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悟下詔封賜臨晉侯初

賜與太尉劉寬前空張濟並入侍。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與寬。濟帝嘉其復，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為民陶阜，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復為司空。

子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

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

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詰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執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彪等詣闕卽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選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拜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讎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

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年諸以恩澤為侯者皆奪封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

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恠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修所著賦頌碑讚詩

哀辭表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於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後漢李固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固狀貌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弊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戒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

德有命令今之進者唯財唯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凋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豈忘爵賞

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閭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薨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

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向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瘡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

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

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
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
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有中理卽時施
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德日有所聞忠臣盡其
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
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閒雅者給事殿
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
冒昧自聞者倘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
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
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

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
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梁商又僕射黃瓊
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爲廣漢雒令至白水關
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
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
異數見下權口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
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
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貶也前孝安皇帝
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
署用非次天下公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

未能數年稍復隋一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
道者滯涸窮路而未有改救立德之方又卽位以來
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冀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
兼採微賤直之入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
母自乳養無委任女監坐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
尊位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
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
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
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
親可爲祇畏加近者月食旣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

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
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
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
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
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
達大體竊感古八一飯之報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
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
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歛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
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聞示威法半歲間餘類

史記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駐穢賜等懼
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
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
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
留任職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遷將作大匠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
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
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
對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
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

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閹后兄弟
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
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
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
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
立文宣戒鄧閹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安樂王子續
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
處處寇盜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時賦發非一帝尚
幼小可起陵於憲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
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此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

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
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
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肯
遂共作飛章虛誣因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
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
見堯於墻食則覩堯於羹斯所謂事追來孝不失臣
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
自隆枝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
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
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窻呈試

出入踰侈輜輶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因獨胡粉
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台步曾無慘怛傷悴
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
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
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奸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
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損傷大化
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
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
過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
聽得免冀忌帝聰明恐後爲患遂令左右進鳩帝苦

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
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
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
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
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乃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
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
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
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
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
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

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
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
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
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
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
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
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
爲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
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
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

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巖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一由貴丁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獨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証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嬰鉄鎖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

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之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燮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

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
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
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
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舍陰陽以生戴
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
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踣地厚不敢不躄耳目
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
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
歛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
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

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

爨字公德初固旣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
時爨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
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
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爨託言
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
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
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
義乃將爨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爨姓名爲酒家
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爨從受學酒

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熨熨車精經學十餘年間
梁冀既誅而災青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
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嗣熨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
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既而戒熨曰先
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害令吾宗
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眾人
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
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熨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熨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



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
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
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熨並交二子情無適莫
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
角賊所畧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熨上奏曰
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
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熨以誘毀宗室輸作
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熨為議郎京師
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
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貫四園熨上書陳

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
令有同戚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
冀卽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
屋先受訃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焚行塗遇之使卒
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
會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燬在職二年
卒時人感世忠正咸傷惜焉

歷代史纂左編卷之二十八



